

公園裡的肥皂箱—— 作為公共空間的博物館

黃 旭

我們走過鄰近街道旁大片綠地，爬上不算矮的階梯，穿過巍峨建築物入口，一路抵達各種展覽場地。綠地上有孩童在遊玩，階梯上躺著曬太陽的年輕人，開闊大門旁，站著也許笑容可掬的館員；在充滿各類精品的展示場裡，我們與同樣舉止謙和的民眾相遇，共同包圍在洋溢著咖啡香的舒適溫度之中，於是我們不禁思忖輕嘆，這難道還不是一個公共空間的範例嗎？

博物館作為一種公共空間？這樣的宣稱聽起來似乎理所當然，博物館大門敞開，買了門票，甚至免費就能走進精心佈置的展示場；政府不也經常鼓勵民眾進入博物館，傾力興建所費不貲的建築與展覽，讓民眾得以一窺科學與藝術的傑作？這樣的空間，難道還會有公共性的質疑？

雖然，作為一位觀眾，我們在博物館經驗了一種公共性；從嬉戲的幼童到年邁老者、氣質出眾的貴婦和樸實的中產階級，我們藉由彼此的遭遇 (encounter) 經驗了一種社會，但深藏在這種景觀 (spectacle) 之中的，卻是一種具有「排他性」的社會關係。館外大門的階梯可能排拒了輪椅使用者；視覺中心主義的展覽讓視障者無法參與；同性戀與農民工浮不上展覽的檯面；宗教被貶為迷信；老農面對藝術品的不自在；和對一些人仍然偏高的入場費 等等，就在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公共空間的同時，某些群體與文化卻在博物館制度裡，消失於公共的視野中。

當新自由主義從市場的角度質疑公共設施的支出，以有限的經費拷問博物館存在的價值，尤其它們對觀眾的服務，這些被排除在外的社會群體，逐漸進入辛勤的博物館專業者的研究工作中。觀眾的「分眾化」、博物館的「社會統攝」(social inclusion) 等，這些概念指向了過去被遺漏的觀眾、或消失於公共視野的文化與群體，現在他們逐漸浮上博物館的工作議程，企圖填補那永遠填不滿的公共的縫隙。

「公共」因此從來不是鐵板一塊，它是個複數，歷史上存在著不同的公共們 (publics)。古希臘雅典的廣場 (the Agora) 曾被學者認為是公共空間的概念原型，市民 (citizen) 在那裡聚會，在公眾之中發表演講與討論公共事務，但所謂的市民，並不包含女人、奴隸和外來者。作為一個宣稱公共空間的博物館，首先的行動是擴大它的參與，這種工作指的並不僅是觀眾數量，而是去除博物館本身對公共豎立的障礙。除此之外，公共空間還被賦予了一種政治性的功能：它是個公共事務被討論的地方，而博物館在這方面擔任了任何角色嗎？

西方馬克思主義者，例如 Hannah Arendt 和 Jurgen Habermas 曾討論公共領域 (public sphere) 中的公共空間的作用。根據 Habermas 的歷史性考察，公共領域曾經脫離政府權力的掌握，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中介。18 世紀英國倫敦的咖啡屋、法國巴黎的沙龍等，文化藝術專業者和市民，在那裡討論批評公共事務，成為法國大革命興起的積極因素之一。知識份子在那樣的公共空間裡，構成了一種公共領域，進而發揮了他們的社會作用。博物館專業者，如果作為某種知識份子，他們在當今的博物館中，透過什麼樣的專業活動，將博物館建構成一個討論公共議題、且具有社會效果的公共空間？

也許與一般公園不同的地方，博物館作為一個公共空間，就在於它多了一個肥皂箱。英國海德公園的肥皂箱 (speakers' corner) 象徵了一種民主的言論廣場，19 世紀中期工人在海德公園進行的活動，熱切的革命家稱它為英國革命的開始。這是一種人民可以自由聚集、聽取和發表言論、讓個人對自我及社會進行反思的權力象徵。但由於真正的言論自由從來沒被實行過，肥皂箱更像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聚集地點，市民和知識份子在這裡見面，站上肥皂箱，藉言論或其他方式生產和傳播知識，讓人民重組他們的認識，據以進行自我及社會的調整和定位。

海德公園所具有的反思意義，到了 19 世紀末的英國博物館卻被認為有另一種效果。根據學者 Tony Bennett 的研究，當時博物館挑空的空間設計和展示，具有一種監視和規訓工人階級的效果，工人在博物館裡面摹倣布爾喬亞階級的舉止，公共空間像是一個馴化的計畫，讓他們進入了一個權力運作的空間機器。

博物館專業者以展示、教育活動和演講等，站上肥皂箱的舞臺，發表他們對事物的認識和意見；近來更透過展示過程的民眾參與和通訊科技，例如 social media 等工具，讓民眾也可以站上肥皂箱，使博物館成為一個更民主的公共空間。但我們也必須注意，公共空間也可能被各種力量殖民、穿透，變成資本或國家治理的一體兩面；它在某些時空被扁平化成了資本主義的消費空間、或統治者治理的一環。某些階級族群或性別與性象，在這裡曾經失語和失身，成為文化治理的身體標地。

公共空間在不同時代的不同機構發揮了不同作用，博物館作為一種公共空間，歷史要求我們必須具有自我檢視的能力。透過博物館專業者的實踐，站在肥皂箱上的專業者講了什麼？他們被什麼力量和條件所支撐？如何規劃鋪陳了空間的物質性？而實踐的社會效果又是什麼？

希望透過「博物館學季刊」的文章，這些問題的答案不會飄逝在風中。

作者簡介

黃旭現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展示組副研究員、博物館學季刊總編輯。